



父子接力拼出 82 年前长征出发图景

江西于都：张德美张小平父子半世纪寻访数百位亲历者，记录那场刻骨铭心的历史

张德美从于都乡野到西北边陲，近 20 年间走了大半个国家，访问了两百多个和长征有关的亲历者；张小平接过父亲讲解长征、寻访长征的使命，继续讲述长征出发故事

新华社南昌 9 月 25 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高皓亮) 出生时母亲难产去世，他被过继给族里的叔叔，也就是后来的父亲。高二时，子承父业，父子前后走访了数百位亲历者，一点点拼出 82 年前那场伟大转移的出发图景，记录下铭刻在历史亲历者记忆深处的出发和离别。

江西境内，于都河流淌千年。岁月冲刷，当父亲和曾经走访的亲历者一个个离去，那本笔记本和滚滚东去的河水，成为人们探访源头、缅怀曾经苦难与荣光的印记。

一摞笔记本背后的长征印象

“长征途中什么事最快乐？”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于都县人民医院的病房里，面对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易诗佳的这一反问，刚参加工作两三年的张小平想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打胜仗、喝茅台、开庆功会……最后老人哈哈大笑揭开谜底：“过草地走大半天，终于找到一块歇脚的地方，太阳照着，剥开棉袄抓虱子。”

于都县城一个旧式办公楼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和长征相关的书籍。“什么事最快乐”这样的片段来自办公桌旁的文件柜里，父亲张德美手写的 30 多本笔记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里面。

“重阳节这天，我还在老家吃米果。重阳节的前两天，毛主席叫我回去看看老父亲，或许是要离开中央苏区去要长征的缘故，但毛主席当时没讲…… 1966 年 12 月 15 日，南昌市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陈师长办公室”“吃了晚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张小平为参观者介绍自己策划制作的“草鞋墙”(8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方 摄

饭，我们从大岭下出发，进县城北门直街，经银行门口过浮桥…… 1968 年 9 月 4 日，在西郊公社易诗佳同志家中”……泛着油墨香的手写油印档案，是已经离去的父亲留给张小平最珍贵的遗产。

上世纪 60 年代，在于都县委办做秘书的父亲张德美被抽调筹办革命历史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身)，被那段历史深深吸引的张德美，一头扎进了和长征出发有关的走访和记录之中。

从将军到苏区老干部，从于都乡野到西北边陲，此后近 20 年间，张德美走了大半个国家，访问了两百多个和长征有关的亲历者。很多记录经考证后，编入于都纪念馆档案卷宗。上世纪 90 年代初，张小平根据父亲的笔记重访易诗佳老人，才有了上文关于快乐的对话。

一条河上萦绕不绝的送别记忆

“一下子凝重，一下子释然，看着眼泪就要涌出来，又收了回去……”1991 年，一位当年的亲历者时隔半个世纪后重访“长征第一渡”，参加工作 4 年的张小平担任讲解员，一路问

答，老者走到江边的渡口处突然不再说话，同行工作人员摆手示意，一行人在江边静立。

于都河又称贡江，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不朽的盛名——82 年前，中央红军主力等 8.6 万余人在北岸集结，在这里渡过万里长征的第一条河，于都河因此被称为“长征第一渡”。

“……搭了浮桥，这一工作由我负责，我有一个大儿子在红三军团，他是在 1934 年重阳节第二天渡过于都河的…… 1974 年 10 月 20 日，在于都城关镇李家。”这是博物馆档案的一段记录，“8.6 万余人一起出发，亲人目送丈夫、儿子渡河而去，有的甚至是家人搭浮桥、划船送走。”

守着“长征第一渡”近 30 载，张小平始终记得那位老者不停变换的脸色。老乡送别亲人、留守的战士送别战友，这条河承载了太多人的送别记忆。

在于都河畔见着上了年纪的老人，张小平总忍不住要问问。2003 年，他在河边碰见当时 80 多岁的丁张发，老人的父亲参加了红军。丁张发说，长征出发时，母亲牵着自己，背着 5 双草鞋和干粮到河边寻找父亲，找了两天都未找到，回家后刚好碰到和父亲一起参

加红军的人回来探亲，才得知父亲已经牺牲，母亲号啕大哭一夜，第二天下午又牵着自己把草鞋给了路过的红军战士。

寻访百里，俯身倾听，只为记录下送别那刻的刻骨铭心。“张小平的讲解不是背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这是人们听了他的讲解后的印象。在张小平看来，要讲长征，先要倾听，尤其是亲历者的讲述，甚至连他们的眼神都镌刻着历史。

一场出发历史的可触摸再现

父亲 2006 年突发脑溢血走了，当时正值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张小平接受记者采访时接到女儿的电话，同一天相隔不到一小时，卧床已久的岳父也走了。那一天，他从心底接过父亲讲解长征、寻访长征的使命。

那一年，厚积薄发的张小平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根据张小平的讲解，新华社播发稿件：《于都：30 万人保守的一个天大秘密》，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上，张小平频频出现。回家向妻子“嚼舌”时，妻子说，上电视有什么牛的，又没有涨工资。张小平却认为，“名气”大了，会有更多的人找他了解长征出发的历史。

10 年前，接受采访时的张小平风华正茂。10 年后，他的头发已经花白，眼镜装上了变色镜片，手里拿着最新款手机。为摸准年轻人的喜好，张小平主动向女儿“靠拢”，他也经常到纪念馆旁的长征源小学当“孩子头”。长征胜利 80 周年，他又跟着新华社“红色追寻”活动，和 3 个 90 后红军后人一起上了网络直播。

“图片+文献资料的展览手段太简单，年轻人觉得太干巴。”2009 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扩建，张小平把纪念馆游览步道策划成红飘带造型，纪念馆内，秉承“红军脚穿草鞋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迎来一个新中国”的理念，用草鞋组成了一幅中国地图。

“要把书本上的文字，变成可以触摸感受到的历史。”张小平的努力没有白费，井冈山大学动画专业大三学生张凌好参观后说，“看草鞋、听故事，脑海里依稀浮现当年的场景，这里看到的长征比书上的更有说服力。”

张小平曾经设想，父亲寻访，自己布展，女儿画长征。虽然女儿没有从事历史研究，但张小平经常鼓励她，用画笔再现祖父两代人讲述的长征出发故事。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女红军一样要面临频繁的战斗、高强度的行军。此外，女性生理期的痛苦和怀孕、分娩的折磨，又使她们承受了比男红军更多的艰辛

为了跟上大部队，女红军们提出一个朴素的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宿营时，往往三五人挤在一起，躺在冰冷潮湿的地上，有的女红军居然练就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在红军长征的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女红军。她们当中既有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妻子，也有普通的女干部、女士兵。女红军人数最多的要数红四方面军，包括了一支成建制的妇女部队——妇女独立师。人数最少的是红 25 军，只有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等 7 名随军医院的女护士，人称“七仙女”。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女红军一样要面临频繁的战斗、高强度的行军，一样要经受疾病、饥饿，以及雪山草地等严酷环境的考验。此外，女性生理期的痛苦和怀孕、分娩的折磨，又使她们承受了比男红军更多的艰辛。她们用女性特有的柔和与艰苦的环境和命运进行殊死抗争，用浓浓的情与爱谱写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

长征中，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要不停地赶路。女红军如果遇上生理期，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也要捂着肚子一步步往前挪。宿营时，往往三五人挤在一起，躺在冰冷潮湿的地上。无奈之下，有的女红军居然练就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异常艰辛的长途行军，使许多人因伤病而掉队。当时规定，对实在走不动的伤病员，给 8 块银圆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为了跟上大部队，女红军们提出一个朴素的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进入贵州后，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战士邓六金患上痢疾，实在走不动路了，上级便拿出 8 块银圆，劝她留下养病。邓六金坚决不同意：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更是一位传奇人物。这位裹着小脚参加长征的女红军，过雪山时，唱起自编的歌谣来鼓励战友们：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终，她硬是以“三寸金莲”的小脚，一步步走过雪山草地。

长征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更是异常简陋。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她的全部家当是一条毯子加上几件必备的换洗衣裳和大约够吃 10 天的口粮，打成一个背包，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遇上阴雨天会被淋得像落汤鸡，几天不下雨则是满身尘土。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匮乏使正值豆蔻年华的女红军忘记了自己的性别。为在作战时不被敌人认出是女的，她们剪去了长发。风餐露宿，长途行军，根本没条件考虑个人卫生问题。红军战士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开玩笑：“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不算长征干部！”每当宿营时，无论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有一项“必修课”——捉虱子。为此，一些女红军干脆制成光头。

红 6 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李贞回忆长征时曾感叹：“特别是我们这些女同志吃的苦比男同志更多。日夜兼程行军打仗，女同志头发里都长满虱子，一梳就呼呼往下掉。有些女同志身怀有孕，挺着大肚子行军打仗。尽管领导和同志们关心、照顾女同志，把干粮让我们吃，把马让给我们骑，可还是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气力。”

(下转 7 版)



▲这是参加长征的部分女红军，左起陈琼英、蔡畅、夏明、刘英(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一家五代灯塔工的“百年守望”

从清朝光绪年间，叶家即开始守护灯塔，如今已传到第五代，闪耀的灯塔下有叶家的悲凉，但他们一直信守着一句话：“灯塔不能灭，否则是最严重的失误”

本报记者 檀易晓、袁立华

在浙江东北部的舟山群岛上，近 1400 个岛屿撒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中，12 座灯塔像路灯般沿海点缀其间，来往船只唯有依靠它们才能在茫茫大海中避开暗礁、顺利航行。

“大海太大，人啊，太渺小了。”已是 77 岁的老人叶中央回忆起自己的守塔生涯时说，生活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的他是一名已经退休的灯塔工。

他对父亲最后的记忆，是 5 岁时眼睁睁看着守护灯塔的父亲被大海吞噬。27 年后，妻子与爱女来看望守塔的他，又不幸被怒浪卷走。

历经艰辛，他依然坚守住爷爷和父亲传下来的职业，并亲自送自己的儿子、孙子去守护灯塔。他说，灯塔亮着，能给人以希望。

闪耀灯塔下的悲凉家事

1883 年，英国人在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内建造了白节山灯塔。当时还是海边渔民的叶来荣为养家糊口，决定去做灯塔工。于是，在清朝光绪年间(1871—1908)就开始了叶家守灯塔的故事。

叶来荣的儿子叶阿岳在成年后子承父业。1944 年，一场台风袭来，叶阿岳忙跑去帮一艘补给船进港避雨。大海咆哮着卷起层层巨浪，家人在岛上焦急观望，却只看到叶阿岳被海浪吞噬，夺去了生命。

当时年仅 5 岁的叶中央对父亲的记忆就停止了在震耳欲聋的海浪声中。失去父亲后，他跟着爷爷去白节山守塔。在爷爷的期待中，叶中央 19 岁时成为一名灯塔工。

可大海的无情却又一次打乱了叶家步入正轨的生活。



▲叶中央、叶静虎、叶超群祖孙三代灯塔工在花鸟山灯塔(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境内的花鸟岛上)。

照片由宁波航标处提供

1971 年，叶中央在舟山市岱山县境内的下三星岛工作时，他让妻子和两个女儿来岛上团聚。没想到载送亲人的船只在途中遭遇风浪，叶中央日日夜盼着妻女的身影却等到了妻子和小女儿丧生的噩耗。

为了守护灯塔，叶家已经失去了三口人。但叶中央还是不愿离开。“灯塔不能不守，那是航海人的安全指引。”叶中央说，“在出事后，我还是回到了小时候待过的白节山灯塔，继续看守。”

百年守望，百年孤独

白节山灯塔建造在一个面积仅 0.44 平方公里的孤岛上，放眼望去除了灯塔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一般岛上只有四五个人，为了让别人多回家探亲，叶中央常常留守岛上，最长的一次待了一年多。

“最大的敌人就是寂寞，岛上生活太难熬了。”叶中央回忆起艰苦的灯塔工生活连连摇头，“唯一的节日就是补给船到的日子。”

由于无法储存食物，灯塔工们的生活全靠补给船。可三个月才来一次的补给船如果遇到台风就完全无法靠岸，蔬菜和肉往往没送到就已经烂了大半。

在交通、通讯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了病通常只能靠自己扛，叶中央有一次差点扛不过去。

“海上通行的呼救方法是点火，燃起一堆火说明设备出了问题，如果三堆火同时点燃就是最最紧急的情况。”叶中央说。他 1967 年的一场重病不得不点起三堆火。

当时他已昏迷三天，工友们将三堆火点燃后，临近船只迅速赶来救援并送往医院。由于长期受凉、劳累，他患了大叶性肺炎，医生看到后说，如果再晚来一会儿就没法救了。

到儿子叶静虎守塔时，尽管各方面条件不断改善，但孤岛上的寂寞却总是难以排解，岛上的生活也对他影响颇深。

自己体会过的不易和艰辛不愿在孩子身上重复，因此，最初叶静虎并不想让儿子继续当灯塔工。然而，作为这个家庭的第五代子孙，叶超群从小就听灯塔故事，一心想接班，2014 年起便在舟山七里屿岛上工作。

这座 150 岁高龄的七里屿灯塔矗立在丛生的灌木之中，是我国乃至远东最早兴建的近代灯塔之一。据史料记载，过去一个多世纪，除了战争期间为抵御外侮停燃一年多时间，七里屿灯塔从未熄灭过。

叶超群已逐渐适应了这份“远离现代化”

的生活，在孤岛上过起了几间房、几块菜地的“宅男”生活。在这个爱看综艺和美剧的 85 后男孩看来，叶家的命运已经和灯塔分不开了。

“我每天会记录来往的船只，以防它们发生不测。现在客轮、货轮来来往往，完全数不过来。”叶超群说，七里屿是船舶出入宁波、北仑港西口、杭州湾和上海等航线上的重要标志，几万吨数量级的货轮，天天开足马力，将中国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

“灯塔亮着，船舶就安全了”

叶中央的足迹遍布舟山地区的 6 座灯塔，他的儿子自 1984 年开始 10 年守塔生涯，孙子 2014 年接过父辈的旗帜，三人经常聊起灯塔生活，而在他们的讲述中，总能听到同一句话“灯塔不能灭，否则是最严重的失职。”

最初靠烛火燃烧，后改为发电机发电，靠透镜来放大灯光，灯塔的光源投射长达 25 海里。但灯塔工最怕雷电交加的时刻。

叶中央在守塔时，曾在深夜遇到特大雷电打灭了灯塔。为保障工友安全，他独自一人冒雨冲出去，看到水泥路上的积水由于雷电泛着层层绿光，他踏着泥污的草坪跑到灯塔里，发现接线设备都已被毁坏，不得不紧急抢修，保障灯塔发光。

有了这次经历，当儿子叶静虎守塔时，叶中央对他的要求愈加严苛。

“我工作的时候爸爸经常带我去修发电机。”叶静虎说，“在我守塔期间，凡是出现故障都能在几分钟内抢修完毕，不能让灯塔灭。”

到了叶超群守塔时，今年年初的一次雷击把主灯和备灯全部打坏，不得不连夜抢修。

“爷爷经常说，灯塔亮着就代表安全。”叶超群说。在百年之后，作为叶家第五代接班人，他依然坚守着百年前叶来荣在岛上的工作。

叶家的五代人只是众多灯塔工的一个缩影。舟山地区 12 座灯塔上有父子，有兄弟，也有爷孙。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GPS 实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为海上航行带来了更大的便捷。与此同时，灯塔岛上架了通信网络，安装了电动旋转机，甚至有了太阳能发电设备，一个条件艰苦的灯塔经过更新换代，不再需要人长期驻守。

但可以确定的是，灯塔将继续发光，在无边无际的海洋，成千上万的灯塔、灯标、灯符，共同构筑起一道安全网，让船只安然航行，奔赴远方。“灯塔亮着，船舶就安全了。”叶中央说。